

大宋风华

作者：圣者晨雷

内容简介：

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周铨的目光渐渐变得坚毅，他要为华夏之族、炎黄之裔，把握住这机会，浪潮卷时光，风华绝大宋！

第1章 香车系在谁家树（1）

大宋政和元年，西元1111年。

东京汴梁城此时，正是极盛，繁华富庶，当世无双。

汴河、金水河、五丈河、蔡河等，穿过汴梁城，河上舟船相接，舳舻相闻，甚是热闹。

京师晨晖门外景明坊有一条小巷，俗名金钱巷，巷尾一端临着五丈河，河岸边垂柳依依，欲拂春水。

此时正值傍晚，其中一颗老柳之下，四五个汉子小声嘻哈，揶揄着一个少年郎：“小郎君，如今到了地方，你怎么畏畏缩缩的？不就是看个妓儿洗澡么，连这点胆子都没有，怎么算是咱们禁军子弟？”

“唉，果然是连毛都没长的小孩儿，连这点胆子都没有？”

“我可告诉你，这里乃是李蕴李大娘的宅子，我们都晓得，每天这时候，她这里的姐儿们准时沐浴，错过现在，你就只有等明日来了！”

“对对，李大娘这里的姐儿们，一个个胸丰臀肥，能让你心里烧起火来，那肤色姿容，象你这样的小毛孩，啧啧……”

几个汉子挤眉弄眼，说得津津有味。

被激的少年郎，才不过十五六岁，正是气盛冲动的年纪。原本有些迟疑的，如今一咬牙，哼了声：“我周铨是堂堂男子汉，可不是鸟上没毛的小孩儿！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抱着老柳树干就往上爬。

那老柳树的一根分枝，弯弯曲曲，悬于五丈河之上，却正好伸到一扇窗前。少年郎周铨动作灵活，很快就爬取那分枝之上，伸脸便向窗缝望去。

屋内水汽腾腾，果然有人在沐浴！

周铨心中一喜，凝神相望，只见一个大浴桶中，几朵花瓣飘于其上，香波微荡，玉影恍惚，隐约看到一个身形，正要从浴桶中起身。

周铨屏住呼吸，眼睛发直：马上就能看到关键所在了！

此时底下的几个汉子，见他看得如此，相互望了望：“难道真给他看到了？”

“不行，我也要去看看，李家几个小娘子，想要看到可不易！”一个汉子一边说，一边往掌心吐了点口水，也开始爬树。

周铨看到浴桶里，那模糊的身影，终于变得清晰，他眼睛顿得溜圆，只觉得自己心里有一团火在烧。

他们说的果然不错，果然能让人心里烧起火来……等等，这是什么，说好的丰胸肥臀呢，怎么是……

周铨被自己看到的惊呆了，身体在树上一个趔趄，幸好那爬上来的黑脸汉子将将赶到，扶了他一把。

“哈哈，铨小郎君，果然……”那汉子正想调笑周铨两句，就在此时，听得咯吱一声。

他们正偷窥的窗子开了，然后窗子里传来一声尖叫。

随这一声尖叫而来的，还有一盆水！

那汉子怪叫一声，偷窥娘儿们洗澡，不被抓到是风流雅事，但被抓到，那可就是伤风败俗，到官府里少不得要挨上些脊棍！

他吱溜一下跳下了树，他爬边的周铨却被那盆水淋了一头脑，慌乱中，周铨脚下一滑，头朝下直接栽进了五丈河中！

“糟糕！”

“快救人，若是铨小郎君有什么事，你们都等着被嫂嫂刚了吧！”

那些原本一脸笑着看热闹的汉子们，顿时慌了手脚，跳水的跳水，招呼船只的招呼船只。

虽然五丈河并不宽阔，河水也很平缓，但此时正值初春，河水冰冷，周铨不通水性，又惊又冻，一入水之后，手脚抽筋，直接就沉入其中。

五丈河主要源流引自黄河，河水中的泥沙含量极大。周铨沉入水中，张口便灌，两口黄汤下肚，整个人就没了知觉。

就在这时，一只手将他头发抓住，扯着他向岸边游去。

救他的是个大汉，如今春寒未尽的天气里，依然光着膀子，露出一身白肉。他是自一艘漕船上跳入水中的，将周铨拖上岸后，咧开嘴一笑：“算这小子走运，今日里俺来东京公干，救得他一条性命！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将周铨趴放在自己膝上，然后一拍背，顿时一口带着泥沙的脏水喷了出来。

见有周铨的伴当上前，大汉便将周铨交给他们，在周围人的恭维中，他得意洋洋，又跳入水中，直接游上了漕船。

周铨没有醒，伴当们正欲唤醒他，却看到那边闹轰轰的一堆人跑来，却是李大娘家的仆人和街坊。

这堆人手中拿着棒槌、火棍，分明是来抓偷窥的小泼皮的！

周铨的伴当顿时慌了，七手八脚抬着周铨就跑，而身后，则是李大娘家的和看热闹的狂追。

这一路狂奔，从景明坊跑到了广福坊，直到逃到新城，整个过程当中，周铨却都没有醒来。

“你们这些贼配军！”

“若是我家孩儿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也休要活了！”

屋外吵吵嚷嚷的声音，打断了周铨的美梦，他勉强睁开了一只左眼，迷迷糊糊向自己周围望了一圈。

然后左眼闭上，继续睡。只不过外边实在太吵了，一个女子尖声叫骂，让屋里人实在无法安眠，于是他又睁开一只眼。

这一次是右眼，只不过这一次他清醒了些，右眼呆呆地望了屋里一圈，然后左眼也睁开了，人也坐起来了。

“这……咳咳咳！”

到嘴的惊呼，变成了咳嗽，而外头的吵嚷声戛然而止，然后原本掩着的门咣当一声打开，一个高大的女子当先，带着七八个人冲了进来。

“大郎，大郎，你醒了？”高大女子冲到床边，一把将人揽住。

刚醒的周铨眨了眨眼睛，这口音有些怪，似乎与江浙一带的音调很象，又有几分河南腔，他倒还听得懂。

可是……自己现在在哪儿，这个抱着自己抹眼泪的高大女子，又是谁？

“大郎，你怎么了，你莫吓着娘……你究竟怎么了？”那高大女子见他木愣愣的反应，欢喜又变成了担忧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，这是怎么回事，你们是谁？”刚醒的人摇了摇头，确认自己不是在梦中，略有些犹豫地问道。

他一开口，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。

字正腔圆的普通话，但与屋里其他人的口音可都不一样。

“这是啥地方话呢，为啥我听不懂？”

“铨小郎不过是淹了回水，咋就不会说人话了呢？”

周围窃窃私语，那高大的中年女子更加惊慌，就在这时，一个黑脸的汉子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：“这莫不是得了失魂症？”

黑脸汉子的声音大，满屋子人都安静下来，过了会儿，有人点头：“是失魂症！”

“失魂症！”

“这病……可不是玩儿的，若是铨小郎君从此傻了，周大娘可要遭罪了。”

那高大的中年女子搂着周铨，原本是惊喜交加的，听得这些汉子说什么失魂症，她顿时跳将起来，象头发怒的雌狮。

“哪个杀千刀的敢说我儿得了失魂症？”她一边怒吼，随手就抄起一根门闩，劈头盖脑向那黑脸汉子打去。

那黑脸汉子被打得抱头鼠窜，别的几个前来劝说的，也被打得逃了出去。这高大的妇人，虽然只是女子，可这根门闩倒是使得威风八面。

将闲杂人等都打出去之后，高大女子又是愁眉苦脸，将周铨抱住：“我的儿啊……你这该如何是好？”

她满脸悲愁，看得周铨心中愣了下，有心说自己并不是她的儿，可再看看自己的模样，话就说不出口了。

高大妇人发了会儿愁，仔仔细细将周铨又打量了一遍，周铨呆呆地望着她，依稀间，仿佛看到了另一世里，自己的母亲。

眼中同样满是慈爱关切，并无半点私心，只恨不得将自己的一切，都掏出来给孩子。

此时周铨，对自己的处境，已有所明了。

自己……已经不是自己了，来到这不知什么朝代，成了眼前这高大妇人的儿子。

见周铨呆呆望着自己，高大妇人心里，其实相信了大半，看来自家孩儿，是真得了失魂症了。

这呆呆的模样，让她心中酸楚，但也让她振作起来。

“没事，没事，不就是说话不利落么，太上保佑，我就当自己儿子重新学一遍说话就是！”她在心中暗想。

“周家的，周家的！”

正当高大妇人下了决心，要重新教儿子学说话时，突然间，外头传来砰砰的声响。

紧接着，门被砰的一声被冲开，一个矮壮的小子跌跌撞撞摔进来，扶着堂前的神橱，这才站稳了身形。

矮壮小子背后，一个头上簪花、面上抹粉的女子，一扭一扭走了进来。

她一进门，面色就变了，一副吃惊的模样，大叫道：“阴气！”

高大妇人眉头皱了皱，有些不快，又有些担忧：“原来是三姑，李三姑，你这是何意？”

“听说你家铨小郎君落水了，前来探望……我说周家的，情形不对啊，我瞅着你家……阴气很重，象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！”

这李三姑一句话，就让高大妇人吓一跳。

“这……三仙姑说的，莫不是笑话？”

不等她反应过来，李三姑手一抖，一张符纸就出现在她掌中，抖着符纸喃喃念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她的白眼往上一方，整个人哆嗦起来。

“水鬼附体，是水鬼！”片刻之后，李三姑尖叫道。

第2章 香车系在谁家树（2）

李三姑进来的时候，左邻右舍，已经有人跟着进来看热闹了。

她这一尖叫，那些看热闹的人顿时向后退去，有几人胆子小的，脚步踉跄，直接绊了个屁墩儿。

“胡说……你是胡说！”高大女子双眉竖了起来，这可是咒她儿子啊。

“胡不胡说，一验就知。”李三姑昂着下巴哼了一声，然后向那矮壮的少年招手。

矮壮少年早有准备，立刻搬来一个木盆，木盆里还装着一盆水。

李三姑念念有辞，手中的符纸四处晃晃，然后猛然扔进那盆水中。

可那盆水并没有什么异样变化。

“别急，你们看！”

李三姑冷笑了一声，然后手一抖，一根铁针又出现在她的指间。

她小心翼翼地将铁针放入水中，让众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：铁针竟然浮在水面之上，并没有沉下去！

铁针浮在水面之上？

见此情形，周围的人都是惊呼连连，就是一开始不相信的周铨母亲，这个时候也面露惊疑。

“我说了有水鬼吧，水鬼托针……啧啧，这水鬼法力不小，周家的，你们家可是摊上大事了！”

李三姑啧了一声，然后向周铨母亲说道，看热闹的街坊们不是点头就是窃窃私语，都觉得李三姑说的不错。

“三仙姑，那、那、那该怎么办？”周铨母亲此时也慌了。

“那还用说，我已经施法将那水鬼定在盆中，接下来当然是看我捉……捉……”

李三姑正要去看她捉鬼，就发现一直坐在床上的周铨起身了。

周铨不但起身，而且大步向她走了过来，看热闹的街坊邻居都纷纷后退，唯有周铨母亲，慌慌张张要把他揽住。

周铨向着母亲笑了笑，然后俯下身，用力对着木盆吹了口气。

刚才还浮在水面之上的铁针，在他这一口气之后，顿时沉入了水中。

这一次，轮到三仙姑骇得后退了。

“三仙姑不是施法定住水鬼了吗？那针怎么沉下去了？”

“为何铨小郎只吹一口气，就破了三仙姑的魔术？”

李三姑看着周铨，神情变来变去，心里有些发毛。然后她一转身，撒腿就跑，她那个矮壮的小子，有些愣愣地呆在原地，却被她一巴掌拍走。

“三姑怎么走了，不抓水鬼了？”见此情形，有原本就不太相信的人笑着说道。

“刚才那针怎么能浮在水面？”还有人不解地问道。

“当我不知道水面有张力啊。”周铨嘀咕了一声，当然，他用的还是普通话，所以别人听得都是含糊

糊，不明白他说什么。

不过这些人看周铨的目光，都有几分异样。

周铨母亲倒没有什么，无论方才儿子说的是什么，都是她儿子，儿子不会说官话，那自己教就是！

她正待将那些看热闹的邻居打发走，突然间，李三姑又带着那矮壮小子快步走了进来。

不过这一次，那矮壮小子还抱着口小锅。

“这水鬼道行高深，我的定鬼针定不住它，看我将它擒住，送入油锅！”

李三姑愤怒地叫嚷，她可是附近街坊里头号仙姑，精通各种术法，来兼职为人牵线作媒，靠着这手段养活一家子。若今日就此退缩，以后谁还会请她这位仙姑作法？

油锅架起，柴火点燃，不过片刻，那油锅里油就开始翻滚起来。李三姑手舞足蹈，突然间掌中出现一枚铜钱，在周铨头顶脑门各处晃了晃，然后那枚铜钱被她直接扔入沸腾油锅之中。

“看我……”

李三姑大叫了一声，伸手就要象油锅里探去，但就在这时，周铨抢先一步，将手伸入油锅中，探了探摸了摸，直接将那枚铜钱抓出来。

顺便，他还将油锅里的沸油泼了出来，撒了一地。

“啊哟，不小心……要不换一锅油？”周铨将那枚铜钱塞回目瞪口呆的李三姑手中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

他特意放慢了语速，所以“换一锅油”这四个字，李三姑还是听明白了的，顿时，李三姑跳了起来，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走。

她那矮壮的小子跟着跑，跑到门口，给李三姑一巴掌拍回来，才记得将油锅也抱走。

抱走油锅时，他还狠狠瞪了周铨一眼。

街坊邻居们此时哪有不明白的，分明是李三姑的手段被周铨瞧破了，所以才狼狈逃回。

他们很好奇，周铨怎么有本领将手伸出沸腾的油锅而不坏的，因此都围上来七嘴八舌相问。

“周铨，你是如何知道三姑的手段的？”

“看来这失魂症不重，虽然周铨不会说话了，却比以前聪明了些！”

“行了，我孩儿才醒过来，你们别闹了！”

当周铨被吵得头昏脑胀之际，周铨母亲大喝一声，挥动门闩，将这些人又赶了出去。

将他们赶出去之后，她回望着周铨，眼神有些惊疑：“二郎，你……你还好吧？”

周铨如今的状况，怎么也不能说好。

原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，事业小有成就，正准备在乡下买片山谷林地养老，可只因救一个轻生的小姑娘，落水后便成了如今模样。

可这一切，他没有办法向眼前这中年女子解释。

虽然两人间还没有正式的言语沟通，但中年女子舐犊之情，他能清楚感觉到。所以发觉那李三姑是靠着骗术骗钱的巫婆之流，他不忍心中年女子上当，才会出手。

但现在，让他一个人直接面对这中年女子，哪怕已经在红尘中浮沉滚打了几十年，他也觉得无计可施。

告诉对方，对方的儿子已经死了，自己占据了儿子的身体？

这种蠢事，就是毛头小子也不会轻易去做。因此，满心感慨与千言万语，在周铨身上，只化成了一个动作。

深深一鞠……

“孩儿，我的孩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周铨母亲见此情形，先将心里的疑问抛去，赶忙将他扶了起来。

她心中升起一股柔情，将所有的问题都忘了，只想着一件事：无论发生了什么，周铨都是她十月怀胎辛苦拉扯的孩儿。

“好孩儿，官话说不利落不打紧，娘来教你！娘，娘！”她指着自已，对周铨道。

周铨浑身激零了一下，怔怔看着这中年妇人。

另一世中，母亲在他事业有成之前就已去世，根本没有享到他的福。

“叫啊，好孩儿，叫啊！”见他发愣，那中年妇人又道，满眼都是希冀之色。

周铨嘴唇嚅动了一下，终于用略沙哑的声音叫了出来：“娘！”

他知道，这一声，自己就要与过去告别，真正以眼前这妇人之子的身份，活在这个世界上。

他这一声唤出，周铨母亲大喜，眉开眼笑，当真又体会到初为人母时的感觉了。

欢欢喜喜地拉着儿子，周铨母亲又教了他几个词，周铨一一都学了，虽然他口音还有些不准，但周铨母亲心中已经大安。

自家孩儿并没有变笨，只是稍稍学习，便又掌握了说话的本领。

她将屋里的家俱物什都教了一遍，周铨发觉，自己的记忆力极佳，只要教过一遍的，便都能记住。

不仅如此，前世曾经读过的书报、学过的课业，只要还有些印象的，基本就能回忆起来。

“砰！”

正当母子二人一教一学之时，家里的门又被人一把推开。

周母眉眼一挑，正待发怒，一个瘦高的汉子惶急地跑了进来：“孩他娘，我家孩儿咋了，得了失魂症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，什么失魂症，你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家伙！”周母骂了一声。

周铨向这个瘦高汉子望去，看来这一位，就是这具身体的父亲了。

他脸上同样全是关切，一副憔悴模样，奔到周铨跟前，仔细打量着。

“这孩子的眼神，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？”

被周铨拿眼睛看着，瘦高汉子嘀咕了声。

周母一把将他拽开：“胡说什么，咱们孩儿落了水，惊吓过度，只是有些失忆，人还是好端端的，就是刚才，他还看穿了三姑的骗术呢！”

周母虽然小声说话，但就在屋子里，周铨哪里听不见！虽然口音上还有些异样，可连蒙带猜，也能够明白周母的意思。

周母将事情经过起由都说了一遍，周父听得不怒：“杜狗儿他们几个，当真是活到猪狗身上去了，竟然敢带着二郎去做这种事情！”

他说到这里时，隐隐有几分剽悍之意。周铨心中一动，看来这具身体的父亲，倒是有几分血性的人物。

周母冷笑了两声：“便是你的好伴当，我不好发落，这事情，你看着办吧。”

“你放心。”周父简单地说了三个字，然后出去在门前里吼了一声：“杜狗儿，滚过来！”

只是片刻功夫，门前就传来脚步声，周父又绕着周铨转了两圈，见他确实没事，这时才走了出去。

周铨心中有几分好奇，不知道他出去后会如何行事。见他探头探脑，周母将他按住。

“就是杜狗儿那泼皮贼配军，害得我家孩儿成这模样，得好好教训一顿才是！”周母象是自言自语。

她话声还未落，外头啪的一声响，似乎是有人吃了一记耳光，紧接着，就是沉闷的敲击声和鬼哭狼嚎般的呼痛声。

第4章 香车系在谁家树（4）

“开封府大牢……”

虽然大宋的数代帝皇，都颇有仁心，多次下诏谕，让底下的人将监牢收拾得象样些，但底下胥吏们自有应对之策，因此，开封府大牢里光线阴沉气味难闻。周铨才被推进来，就想转身出去，只不过迎面而来的，就是一记推搡。

“我、我、我是冤枉的，我真是冤枉的！”他脸色煞白大叫道。

“进了这里，十个人里面，有九个都说自己是冤枉的。剩余的一个，是被打得说不出话来的。”

周铨还在大叫，却听到身后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。

回头一看，是个满头乱发的家伙，被关在监牢之中，用一双炯炯的目光盯着他。

两世为人，周铨还是第一次被关在牢里，此前并无经验，就只知道牢里往往有牢霸。

这家伙，莫非就是牢霸？

“看什么看？”那满头乱发的家伙瞪圆了眼睛。

周铨呵呵一笑，抱起拳头给那家伙作了一个揖：“这位大叔请了。”

他知道，对着牢霸一类的人物，一味地隐忍退让，只能更受欺凌，相反，要让对方摸不着深浅，才可以暂时保护自己。

说白了，就是要忽悠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把面前的这一道坎过了再说。

果然，见这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子，一副老市井作派，那个乱发大汉目光有些狐疑。

周铨此时，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明了，这种环境之下，他是谁都不能指望了，只得想法子自救。

凭着另一世做过销售的本事，他很快就和牢中这位拉近了关系。

此人姓方名拙，在牢中已经关了很长时间，对牢里的种种情形，都很了解。周铨很自觉，没有问对方为何会被关进来，不过这放拙却是给关久了，有个说话的对象，滔滔不绝说个不停。

虽然此时周铨还不适应这种口音，不过听还没有问题，从此人口中，他倒是得到一些开封府牢房的趣事。

至于传说中包拯的三口铡刀，那自然是不存在的，历任权知开封府，几乎都没有当长久的。

周铨还特意打听了如今的府尹，这一位今年才上任，名为李孝寿，前几年也担任过开封府尹，后来去职，如今又重新上任。

说来也怪，这位权知开封府的李老爷，将他打入大牢之后，并未来问话，不仅是他，就是方拙，也没有人来理睬。

不但这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牢中仍然无一人来。

周铨已经饿得肚子咕咕乱叫，他心中也有些急了，这开封府大牢之中总得送些汤饭吧，但他却什么都没有！

和他同牢的方拙，这个时候也有些急躁不安，喃喃咒骂不休，只不过他说话又快又急，周铨听不清楚他说了什么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大宋风华》圣者晨雷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46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